

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及其影响

孙 茹 史博文

[内容提要] 军事援助是美国应对乌克兰危机的重要手段。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历史性”的军事援助,从军援数额、军援装备的“致命性”以及组建援乌国际联合阵线看,均创下了历史记录。美国还将持续对乌军援,而且装备的“致命性”可能进一步突破。美国对乌军援直接牵动战场形势走向,带动了美国对欧洲军援和军售,巩固了美国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消耗了俄罗斯国力,使美在与俄较量中占据上风;极大刺激了美军工产能,重振美国防工业,强化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剧中美地缘博弈。

[关键词] 乌克兰危机 美国全球战略 北约军事援助 大国博弈

[作者介绍] 孙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安全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史博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美国安全战略。

美国一直利用军事援助推进其全球战略。冷战时期,美国以军事援助为杠杆,维持地区力量平衡,威慑竞争对手苏联,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冷战后军事援助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下降,美国更多倚重经济援助及其他援助。随着大国博弈的回归,美国对军事援助的重视再度凸显。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创下了二战后美国对外军援的历史记录,对乌克兰危机战场形势、欧洲安全格局和大国博弈均产生深远的战略影响。

一、“历史性”的美国对乌军事援助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美国对乌提供的军事援助数额相当有限。直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对乌军援数额才大幅攀升。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新一轮乌克兰危机成为美国援乌的转折点。美国政要赋予乌克兰危机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做出了“历史性”的军援决定，使得乌克兰一跃而为美国的头号受援国。这是冷战初期美国对欧洲盟友提供军援以来，欧洲国家再次位列美国军援的受援国榜首，标志着欧洲重新成为美国军援的重点地区。

(一) 美国对乌军援数额飙升。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乌援助主要是安全援助，^①即主要在防扩散方面提供资金，确保乌核设施安全，但对乌安全援助数额少，在美国对外安全援助总额中的比重几可忽略不计。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对乌援助转向以军事援助为主。2016年乌克兰跃升为美第八大受援国，但受援数额仅为2.22亿美元，与第一大受援国以色列所获得的31亿美元相差甚远。^②然而，美援对乌十分重要，占其所获外国军援的90%。^③2014—2021年，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共计28亿美元。^④

本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乌克兰超过以色列成为头号受援国。2022年1月24日—2024年1月15日，美国承诺对乌援助743亿美元，其中人道主义援助16亿美元，仅占2%；财政援助264亿美元，占36%；军事援助463亿美

^① 美国使用军事援助和安全援助概念，安全援助的范围相对宽泛。安全援助可分为“军事援助”和“非军事的安全援助”(Non-military Security Assistance)两大类，军事援助可细分为对外军事融资(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FMF)、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MET)、联合国框架以外的维和行动等类别，“非军事的安全援助”用于应对反恐、反毒、防扩散、有组织犯罪等威胁。

^② Susan B. Epstein and Liana W. Rosen, “U.S.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grams: Overview of Funding Trends,” *CRS Repor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1, 2018, p.6,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091/3s>.

^③ Lucian Kim, “How U.S. Military Aid Has Helped Ukraine Since 2014,” National Public Radio, December 18, 2019, <https://www.npr.org/2019/12/18/788874844/how-u-s-military-aid-has-helped-ukraine-since-2014>.

^④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Ukrain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4, 2022,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ukraine/>.

元,占62%。^①截至2024年4月底,美国国会通过了5次对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授权拨款额累计1742亿美元,其中1107亿美元(占拨款总额的64%)用于对乌军援和其他军事活动。^②由此可见,在美国对乌援助中,军援占据绝对多数。

美国对乌军援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总统特别拨款权”(PDA),指总统提取国防部库存武器和装备,直接对乌提供军援,这是美国提供军援的最快渠道。总统特别拨款的额度通常每年不超过1亿美元,乌克兰危机后骤然突破100亿美元。美国国会授权总统2022财年可提取110亿美元的武器和装备,2023财年可提取145亿美元。^③二是“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USAI),这是美国在2016年设立的专项资金,用于为乌军采购军备和武器、提供培训、服务、情报支持等。2021财年美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助金额为2.75亿美元,2022财年猛升至63亿美元,2023财年更是飙升至123亿美元。三是“对外军事融资”项目,用于对乌提供赠款和贷款,乌政府可利用获得的资金,购买军备和军需物资。2021财年美对乌“外国军事融资”项目的资助金额为1.15亿美元,2022财年猛升至13.17亿美元。^④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在“构建伙伴能力”“国防机构建设”“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项目下向乌提供军援。

(二) 美国对乌军援武器的“致命性”增强。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理由是担心激化矛盾。^⑤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乌提供了“标枪”反坦克导弹,这是美国首次提供“致命

^① Jonathan Masters and Will Mellow, “How Much Aid Has the U.S. Sent Ukraine? Here Are Six Chart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23, 2024, <https://www.cfr.org/article/how-much-us-aid-going-ukraine>.

^②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pplemental Funding for Ukraine: A Summary,” *In Sigh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9, 2024, p.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2107>.

^③ Elias Yousif, “What’s Next for Ukraine Military Aid,” Stimson Center, May 30, 2023, <https://www.stimson.org/2023/whats-next-for-ukraine-military-aid/>.

^④ “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In Foc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15, 2024, p.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040>.

^⑤ 韩克敌:《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与乌克兰危机的演进》,《西伯利亚研究》,2023年第6期,第71页。

性”武器。

本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全面升级对乌军援，涵盖防空、火力支援、地面机动、飞机和无人机系统、反装甲和小武器、海上作战等领域，提供卫星通信和图像、电子战、防核防生化武器、夜视及热成像、医疗救护、训练和设备维护等全域支持。美国对乌几乎倾囊相助，以一己之力支撑乌军事行动。截至2024年5月，在防空和无人机方面，美国军援包括1套“爱国者”防空系统、2套“鱼叉”岸防系统及反舰导弹、12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2000多枚“毒刺”防空导弹，还提供了“霍克”防空系统、“复仇者”防空系统、21套空中监视雷达、20架“米-17”直升机、“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凤凰幽灵”和“弹簧刀”等9种无人机系统。在火炮方面，美国军援包括40余套“海马斯”（HIMARS）火箭炮、300多万发155毫米炮弹、80多万发105毫米炮弹、40多万发152毫米炮弹、4万多发122毫米炮弹、100余套反炮兵雷达等。在陆上行动方面，美提供了31辆M1“艾布拉姆斯”坦克、45辆T-72B坦克、300余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189辆“斯特瑞克”装甲运兵车、400多辆M113装甲运兵车、250辆M1117装甲车、5000余辆作战及后勤保障车辆等。美国还提供了70多艘海岸和河流巡逻艇、1万多枚“标枪”及9万多枚其他反装甲武器系统等。^①

美国密切跟踪实时战况，不断调整援乌武器装备门类和数量，提供机动性更强、更“致命性”的武器系统。2022年6月1日，拜登宣布提供“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同年12月21日，乌总统泽连斯基访美，美国首次宣布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2023年初，美国宣布提供先进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对于乌克兰所要求的在射程和命中精度方面更具优势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美国立场从拒绝转为同意。

^① “Fact Sheet on 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10, 2024, <https://media.defense.gov/2024/May/10/2003461807/-1/-1/0/UKRAINE-FACT-SHEET-MAY-10-PDA-57.PDF>.

(三) 牵头组建国际援乌联合阵线。本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动员盟友和伙伴援乌,以形成对乌军援的整体合力和遏俄态势。2022年4月,美国在驻德美军基地拉姆斯泰因成立“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UDCG),该小组基本上每月召开一次会议,成员国除了北约成员国,还包括欧洲“中立国”、中小国家、以及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如奥地利、爱尔兰、波黑、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以色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肯尼亚、哥伦比亚等。“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成员国的防长、参谋长或高级代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驻欧美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Christopher Cavoli)与会。乌克兰防长、乌军司令或副司令参加,泽连斯基也偶尔参加。乌克兰报告战场形势,提出军援需求。各方报告本国的最新承诺,根据需求调整军援种类。

按俄方统计,截至2023年12月,已有54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物资,其中15国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些国家共提供了5220辆坦克、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28架飞机、87架直升机、2.3万架无人机、1300多门火炮系统、265万发155毫米和122毫米炮弹。北约成员国的410个军用和军民两用航空器为乌军提供支持。^①俄方的统计将美国军援的数量包括在内,但盟友和伙伴的军援数量与美国相比相形见绌。截至2024年5月,盟友和伙伴提供的武器系统和弹药主要有:10门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MLRS)、178门远程火炮系统、近10万发远程火炮弹药、近25万发反坦克弹药、359辆坦克、629辆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8214枚短程防空导弹、88架“致命性”无人机。^②

冷战后加入北约的“新欧洲”盟友比美国还积极,对乌军援占国内生产

^① ВМосквеподруководствомВерховногоГлавног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С РФ ВладимираПути напрошлорасширенноезаседаниеКоллегииМинобороныРоссии, https://function.mil.ru/news_page/country/more.htm?id=12491871.

^②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Ukrain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0, 2024,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ukraine/>.

总值 (GDP) 比重甚至超过美国, 但这些小国提供的军援数量有限。为推动大盟友和伙伴提供更多军援, 美国不得不发挥“带头”作用。2022年12月, 在美国同意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后, 德国立即跟进。2023年1月, 美国宣布提供可装备一个坦克营的31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及配套弹药和保障车辆。在美国带动下, 德国宣布对乌提供“豹式”主战坦克, 并允许欧洲其他国家提供德制坦克。对于进攻性较强、易引发俄方激烈反弹的武器装备, 美国采取迂回方式, 批准第三国转让美制装备。2023年9月, 荷兰、丹麦、挪威宣布向乌克兰捐赠F-16战机。

美国还在援乌小组框架下对乌军予以培训。在2023年6月乌克兰发动反攻前, 援乌小组成员国为乌军培训了17个旅的战斗部队、6.3万军人, 其中美国一国就培训了1.5万人。^①援乌小组培训覆盖面广, 包括乌军参谋人员、炮兵、F-16战机飞行员等。美国在援乌小组框架下设立“国家装备负责人”(NADs)论坛, 加强军工生产, 以便为乌提供更多弹药。援乌小组成员国分工逐步精细化, 分为空军、炮兵、无人机、信息技术、防空和导弹防御、装甲、海上安全、扫雷等方面的能力整合, 成员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协助乌方加强作战能力建设。

(四) 美国对乌军援呈现长期化、扩大化趋势。乌克兰危机持续两年多, 仍无停火迹象。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 “乌克兰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一场马拉松, 不是短跑”。^②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表示, “真实的战争是不可预

^①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nd Joint Chiefs of Staff Chairman General Mark A. Milley Hold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Virtual 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18,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3462659/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nd-joint-chiefs-of-staff-chairman-gene/>.

^② “Opening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t the 14th 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18,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3461668/opening-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t-the-14th-ukraine/>.

测的、残酷的。(乌克兰)反攻将是缓慢的、困难的、代价很高。”^①美国认识到冲突无法速战速决,但仍一再重申将“毫不动摇”地援乌,并立足长远、通过双多边框架部署援乌,以加强乌单独自卫能力。

其一,“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将帮助乌克兰建设面向未来的军力,预防俄罗斯未来对乌的攻击。“国家装备负责人”论坛聚焦对乌长期、可持续支持,并按照北约标准,制定对乌长期支持战略。^②

其二,七国集团对乌提供长期支持。2023年7月,七国集团发表联合宣言,确立对乌克兰的“持久支持”,承诺对乌提供“长期的”军事援助,优先考虑提供防空、火炮、远程火力、装甲车辆及空战等“关键能力”,支持进一步发展乌克兰国防工业基础,加强对乌军的训练、情报分享与合作,支持网络防御、恢复能力举措,应对混合威胁。^③2024年6月,七国集团意大利峰会发表声明,宣称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冲突已对乌造成4860亿美元损失,七国集团将以美欧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的利息为担保,向乌提供约500亿美元的资金,满足乌克兰军事、预算和重建需求。^④

其三,北约对乌提供可持续的军援。2023年7月北约维尔纽斯峰会推出多年期援助计划,帮助乌重建国防和安全部门,提升乌军与北约的互操作性。“北约—乌克兰委员会”升级为“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加强危机磋商和决策。2024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75周年峰会上,北约决定成立对乌安全援助和训练机制,以协调盟友和伙伴对乌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做出

①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nd Joint Chiefs of Staff Chairman General Mark A. Milley Hold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Virtual 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18,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3462659/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nd-joint-chiefs-of-staff-chairman-gene/>.

② “National Armaments Directors Focus on Long-Term Support for Ukrain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2,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577723/national-armaments-directors-focus-on-long-term-support-for-ukraine/>.

③ “Joint Declaration of Support for Ukrain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2, 2023, <https://www.state.gov/joint-declaration-of-support-for-ukraine>.

④ “G7 Apulia Leaders’ Communiqué,” White House, June 14,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6/14/g7-leaders-statement-8/>.

提供“长期安全援助”的承诺，明年内至少提供400亿欧元；重申加强乌克兰与北约的互操作性；任命北约驻乌克兰高级代表等。^①

其四，美国动员盟友和伙伴在双边框架下对乌提供长期军援。2024年1—2月，英、法、德相继与乌克兰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合作协议，承诺继续对乌提供军援。截至2024年5月，在32个与乌谈判的国家中，有9国与乌签署长期安全协议，承诺对乌提供“可持续的长期支持”。^②2024年6月，美、日分别与乌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合作协议，至此七国集团成员国均与乌签署了安全协议。《美乌双边安全协议》规定，美国将向乌提供军事培训、国防用品和服务，双方商定在联合军演、国防工业建设、指挥协调规划、促进网络安全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维护黑海稳定、情报、排雷等方面加强合作，并每年定期就国防事务磋商协调。^③由上可见，即使本轮乌克兰危机停火后，美国及其盟友对乌军援还将持续。

在武器系统方面，美国可能与盟友一道对乌提供更“致命性”的武器。过去两年多，乌克兰在“软磨硬泡”后获得了德制“豹式”坦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等先进武器系统。2023年以来，乌克兰一再要求德国提供“金牛座”空射巡航导弹，以大幅提升乌军战力，是否提供此导弹成为美西方军援的新看点。“金牛座”导弹射程达500公里，可低空飞行，具隐身性能，对桥梁、机场、弹药库、指挥、控制、通讯设施等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德国总理朔尔茨多次表态拒绝提供“金牛座”导弹，担心乌克兰使用此武器袭击俄本土的敏感目标，导致俄在报复乌的同时迁怒于德国。^④随着冲突延宕，德国可能

① “Washington Summit Declaration,”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ly 10,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27678.htm.

② “A Free, Prosperous, and Secure Future for Ukrain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4, 2024, <https://www.state.gov/a-free-prosperous-and-secure-future-for-ukraine/>.

③ “Bilateral Security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Ukraine,” White House, June 13,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6/13/bilateral-security-agreement-betwee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ukraine/>.

④ 兰顺正：《“金牛座”导弹为何让德国举棋难定》，《世界知识》，2024年第9期，第71页。

再次在美国压力下松口，同意提供“金牛座”导弹，其他国家也可能对乌提供更“致命性”武器。

二、援乌对战场形势的影响

美国军援对战场形势的影响立竿见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面貌，但战场形势走向取决于政治决断、经济支撑、国防动员、军事指挥、军队士气等诸多要素，军援本身尚不足以影响冲突结局。

(一) 军援助乌稳住阵脚和反攻。其一，军援帮助乌军击退俄军初期的攻势。本轮乌克兰危机爆发初期，俄军从北、东、东南三个方向对乌实施突击，迅速向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赫尔松等地推进，对乌实施战略包围，但是未能实现攻占基辅的速胜目标。美国对乌提供标枪导弹、毒刺导弹，以及其他防空武器、无人机、激光制导火箭、反炮兵雷达等装备，使乌克兰赢得基辅之战。^①美国总统拜登宣称，基辅之战是用美国、盟友和伙伴前所未有的援助赢得的。^②美国的军援使俄未能取得制空权，并迫使俄军收缩战线。

其二，美国及其盟友的军援助力乌军夺回部分领土。2022年4月至11月，俄乌转入对乌东部、南部的争夺，战斗逐步演变成一场以火炮为主导的消耗战。2022年5月，在国会通过400亿美元的对乌补充拨款法案后，美国对乌军援急剧增加，美国提供的火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俄军的火炮优势。乌军通过“海马斯”火箭炮等武器系统对俄指挥、后勤系统进行精确打击，

^① “Fact Sheet: 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7,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992414/fact-sheet-us-security-assistance-to-ukraine/>; “Fact Sheet: One Year of Supporting Ukraine,” White House, February 2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2/21/fact-sheet-one-year-of-supporting-ukraine/>.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Providing an Update on Russia and Ukraine,” White House, April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4/21/remarks-by-president-biden-providing-an-update-on-russia-and-ukraine-3/>.

迫使俄将其弹药库设置在离前线更远的地方，转而使用更小、分散的弹药库，降低了俄弹药供应能力。^①乌军还攻击赫尔松附近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削弱了俄军的后勤补给能力。^②2022年9月，乌军在顿巴斯地区、赫尔松等地牵制俄军，进而在北部哈尔科夫地区对防备薄弱的俄军发起攻击，夺回对乌东北部、南部主要城市的控制权。此外，乌军还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击沉了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迫使俄黑海舰队不得不在距离乌海岸线更远的地区活动，减轻了乌南部沿海地区的安全压力。

（二）军援迟缓冲击战场形势。2023年6月乌军发起反攻，但进展缓慢。除乌军在较长的战线分散进攻、俄军构筑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和雷区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乌军未能获得足够的装甲防护能力。美西方国家交付乌方的主战坦克不仅数量低于承诺，而且训练、维护时间进一步延长了这些坦克投入战斗的时间，直到2023年9月，第一批美国“艾布拉姆斯”坦克才运抵乌克兰。同时，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数量相对较少、具有不同特性和作战要求的多种战车，这些战车缺乏足够的装甲保护，无法抵御俄坦克和反坦克系统，不适合突破俄方阵地。^③

美国对乌提供的防空力量有限，使乌军难以获得空中优势。俄军利用无人机对乌军进行侦察，并派遣攻击直升机对乌军扫雷部队进行打击，导致乌军难以突破雷区。^④美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可针对远距离目标，包括俄军补给线、铁路和指挥所等，但直到2023年10月才投入战场。时任乌

^① Nicholas Marsh, “Responding to Needs: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during the First Year after the 2022 Invasion,”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No.3, 2023, pp.329-352.

^② Kateryna Stepanenko, Grace Mappes, Angela Howard, Layne Philipson, and Frederick W. Kagan, “Russian Offensive Campaign Assessmen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August 29, 2022, <https://www.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russian-offensive-campaign-assessment-august-29>.

^③ Frederick W. Kagan, “If the West Cuts Aid to Ukraine, Russia Will Win. If the West Leans in, Ukraine Can Wi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November 15, 2023, <https://understandingwar.org/backgrounder/if-west-cuts-aid-ukraine-russia-will-win-if-west-leans-ukraine-can-win>.

^④ Julian E. Barnes, Eric Schmitt, David E. Sanger, and Thomas Gibbons-Neff, “U.S. and Ukraine Search for A New Strategy After Failed Counteroffensiv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2/11/us/politics/us-ukraine-war-strategy.html>.

军总司令扎卢日内指出，美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坦克的延迟交付使俄军得以重新集结和组织防御。^①

美国对乌军援一度停止，使乌军遭遇溃败。2023年10月以来，美国内围绕乌克兰危机的辩论持续升温，众议院搁置涉乌拨款法案，导致美国对乌军援断供。俄军利用美国军援尚未到达的“窗口期”发起进攻，逐步在顿巴斯前线取得突破。2024年2月，乌军被迫撤出战略要地阿夫迪耶夫卡，拜登将其归咎为国会的不作为，称由于美援供应减少，乌军不得定量配给弹药，导致俄数月来首次取得显著斩获。^②

在美国对乌军援停滞的情况下，欧洲有心对乌撑腰打气，但是无力取代美国的角色。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到2024年7月，欧盟和欧洲国家对乌援助总额为1170亿美元，其中军事援助420亿美元。^③但欧洲长期承诺多，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美国有巨量的武器库存和强大的军备生产能力，部分欧洲国家对乌提供军援也是采购美国装备。2024年以来，欧洲国家政要接踵访美，游说美国会放行对乌军援，泽连斯基及美国军政要人不断拉响警报。2024年3月，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乌克兰得不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其军队将不得不小步撤退。^④驻欧美军司令卡沃利表示，如无美援，乌克兰可能会输。^⑤

(三) 军援尚未能决定战局走向。军援不是影响战局走向的唯一因素。

^① Andrzej Wilkand Piotr Zochowski, "Ukraine Confirms Its Counter-offensive Has Failed. Day 617 of the War," November 3, 2023,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3-11-03/ukraine-confirms-its-counter-offensive-has-failed-day-617-war>.

^②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Call with President Zelenskyy of Ukraine," White House, February 17,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2/17/readout-of-president-bidens-call-with-president-zelenskyy-of-ukraine-13/>.

^③ "EU Assistance to Ukraine (in U.S. Dollars),"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ly 16, 2024,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united-states-america/eu-assistance-ukraine-us-dollars_en?s=253.

^④ "Zelenskiy Says Without US Aid, Ukraine Forces Will Have to Retreat," Reuters, March 30,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zelenskiy-says-without-us-aid-ukraine-forces-will-have-retreat-2024-03-29/>.

^⑤ Dan Lamothe, "General Warns House on Ukraine: 'The Side That Can't Shoot Back Los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0,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4/04/10/ukraine-cavoli-mike-johnson/>.

在不实施全面的军事和工业动员的情况下，美国只能为乌克兰长期作战提供有限支持，而无法提供足以使其产生军事优势的援助。^①美国对援乌目标设限，不寻求北约与俄开战，这使得美国的军援对战局影响有限。美国目前仍坚持不派兵参战、不设置禁飞区、不直接向乌提供F-16战斗机，经反复权衡后才提供了少量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等武器。2024年5月，俄乌双方围绕哈尔科夫的战斗激烈，俄军攻克哈尔科夫周围的一些村庄，美国允许乌军使用美援武器越境打击，但强调仅限于对哈尔科夫解围，对乌军使用美军装备仍施加限制。随着俄乌双方“消耗战”持续，北约成员国直接出兵的问题出现。2024年2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抛出“出兵论”，称不排除任何选项，但美国、德国旋即反对，表示不会出兵。

三、援乌对欧洲安全格局的影响

美国军援乌克兰旨在防止冲突产生“多米诺效应”，危及欧洲盟友安全。拜登渲染称，普京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如果普京攻击一个北约盟友，那么美军就得与俄军作战。^②援乌带动了美军援欧洲，加之欧洲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因此缓解了美国对欧洲“搭便车”的抱怨，援乌也带动美加强在欧洲军事部署，拉紧了美欧关系。

（一）援乌带动美国对欧军援和军售。在美国通过的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中，有部分资金用于军援东欧盟友。这些国家拥有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装备，如T-72坦克、S-300防空系统，在向乌转让苏制旧装备后，可利用美援资金购买符合北约标准的新装备。如斯洛伐克向乌提供S-300防空系统，

^① 李晨：《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评析》，《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1期，第66页。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Urging Congress to Pass His National Security Supplemental Request, Including Funding to Support Ukraine,” White House, December 6,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12/06/remarks-by-president-biden-urging-congress-to-pass-his-national-security-supplemental-request-including-funding-to-support-ukraine/>.

美国表示将向斯洛伐克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填补斯洛伐克转让S-300防空系统后的空缺。2022年4月24日，美国宣布提供7.13亿美元，用于军援乌克兰和其他15个国家。2022年9月8日，美国宣布提供22亿美元，对乌克兰和其他17个国家予以军援。^①

本轮乌克兰危机后，欧洲国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2023年北约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的国防开支增至3470亿美元，与2022年3130亿美元相比，增长11%。^②波罗的海三国、芬兰、荷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和波兰的军事预算增长尤其急剧，实际增长率达到46%。^③欧洲国家加强自身军力建设，采购美制武器和装备，令美国受益。

参加“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的部分欧洲盟友将老旧武器系统捐赠给乌克兰，再从美国购买新武器，实现武器系统升级换代，使美国大发战争财。如波兰不仅积极捐赠现有装备，还大批采购美制新装备。2023年美国向波兰出售了价值120亿美元的AH-64E“阿帕奇”直升机、100亿美元的“海马斯”系统、40亿美元的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作战指挥系统、37.5亿美元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2024年4月，美国向波兰出售12.75亿美元的先进反辐射制导导弹。^④芬兰将F/A-18“大黄蜂”战斗机捐赠给乌克兰，大批量采购F-35战机。挪威、丹麦和荷兰向乌捐赠F-16战斗机后，拟购买更先进的F-35战机。盟友和伙伴批量军购使美国军售额激增。2023年美国对外军售额（包括政府间军售和商业军售）达238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

①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Ukrain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4, 2022,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ukraine/>.

② “Secretary General Welcomes Unprecedented Rise in NATO Defence Spending,”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February 14,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22664.htm.

③ Jean-Pierre Maulny, “The Impact of the War in Ukraine On the European Defence Market,” *Policy Paper*, Fren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September, 2023, p.2, https://www.iris-fr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9/19_ProgEuropeIndusDef_JPMaulny.pdf.

④ “Poland – Advanced Anti-Radiation Guided Missiles - Extended Range,”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Press Relea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24, 2024, p.1, <https://www.dsca.mil/sites/default/files/mas/Press%20Release%20-%20Poland%2024-37%20CN.pdf>.

高。政府间军售额809亿美元，较2022年增幅高达56%，绝大多数军售流向美国盟友和伙伴。^①

(二) 援乌带动了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美国对乌援助拨款法案均包括加强驻欧美军力量的内容，2022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2023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分别拨款39亿美元和62亿美元，用于加强驻欧美军。2024年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对驻欧美军司令部的拨款升至73亿美元。^②

本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驻欧美军人数由8万人增加到10万人，驻中东欧的美军人数增加一倍多，达到1.4万多人。美国除向德国、波兰分别增派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外，还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及波罗的海国家加强轮换部署。美国延长了“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停留时间，向欧洲增派驱逐舰以及战斗机、电子战飞机和加油机。^③2023年12月，美国与瑞典、芬兰、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六国分别签署双边国防安全协议，加强军事部署和快速反应能力。2024年7月，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美国将在德国分阶段部署远程火力，未来将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射程超过现有部署在欧洲的陆基火力。^④

美国将波兰打造为对乌军援的物质“集散地”和遏俄“桥头堡”。美国在波兰热舒夫建立后勤枢纽，对乌军援绝大部分借道波兰领土。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期间，拜登宣布为加强北约东部侧翼，将在波兰永久驻

① “Fiscal Year 2023 U.S. Arms Transfers and Defense Trad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9, 2024, <https://www.state.gov/fiscal-year-2023-u-s-arms-transfers-and-defense-trade/>.

② Mark F. Cancian and Chris H. Park, “What Is in the Ukraine Aid Package,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Future of the Wa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1,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ukraine-aid-package-and-what-does-it-mean-future-war>.

③ Artur Kacprzyk, “U.S. Increases Military Presence in Europe,”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10, 2022, <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us-increases-military-presence-in-europe>.

④ “Joint Statement from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on Long-Range Fires Deployment in Germany,” White House, July 10,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7/10/joint-statement-from-united-states-and-germany-on-long-range-fires-deployment-in-germany/>.

扎第五军前线指挥所、一个陆军卫戍司令部和—个野战支援营。^①这是美国首次在北约东翼建立持久的立足点。目前，驻波美军从乌克兰危机前的5000人增至约1万人。2023年4月，美国和波兰启用“长期设备储存和维护综合体”，这是近30年来美国资助的最大单一基础设施项目，能够容纳包括坦克、装甲运兵车、火炮在内的军事装备。^②

（三）援乌巩固了美国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北约是美国介入欧洲安全事务的抓手，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面临“脑死亡”。特朗普抛出“北约过时论”，威胁退出北约，抨击欧洲国家“搭便车”；以不履行对北约的集体防御承诺相要挟，要求欧洲国家大幅提升军费开支，引发欧洲国家的普遍不满。特朗普推崇强人政治，对俄立场时有反复，对乌安全援助政策摇摆不定，使美欧关系严重受损。

拜登政府大规模援乌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鲜明的联盟导向，加强了北约地位。美国密切与欧洲国家的战略协调、军事互助、物资统筹、情报互通，履行安全承诺，消除了欧洲国家对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产生的战略疑虑。美专家科德斯曼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欧洲就可能对美国的保证与威慑失去信心，对俄经济制裁也就不会启动或持续。瑞典和芬兰则不一定会申请加入一个软弱且优柔寡断的北约。美国援乌改善了北约的结构，为美国在现代战争中与盟友合作提供了丰富的军事和外交实践经验。^③美国通过援乌坐享战争红利，利用加强军事部署、军援军售等举措使欧洲国家对美的战略依赖性普遍上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德等传统对俄温和国家的影响，强化了其对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

^① “Fact Sheet: U.S. Defense Contributions to Europ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9,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078056/fact-sheet-us-defense-contributions-to-europe/>.

^② “Increasing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Poland,”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Republic of Poland, <https://www.gov.pl/web/national-defence/increasing-the-us-military-presence-in-poland>.

^③ Anthony H. Cordesman, “United States Aid to Ukraine: An Investment Whose Benefits Greatly Exceed its Cos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21,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nited-states-aid-ukraine-investment-whose-benefits-greatly-exceed-its-cost>.

四、援乌对大国博弈的影响

冷战后美俄围绕乌克兰不断较量，互有胜负。本轮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利用军援打“代理人战争”，消耗了俄罗斯国力。美国势力在乌全面扩张，将乌纳入西方阵营。援乌使美国内许多处于停工状态的武器生产线重新开工，拯救了萎缩的国防工业，加剧大国军备竞赛。美国在援乌的同时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加剧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博弈态势。

（一）援乌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俄罗斯国力，加剧俄西对抗。从两年多来的战损情况看，乌克兰危机对俄军事实力和经济潜力造成严重损伤。美国防部估计本轮乌克兰危机已耗费俄罗斯直接财政支出2110亿美元，到2026年俄经济损失将高达1.3万亿美元。^①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俄军3500辆坦克中约有2200辆被毁，装甲车辆也有三分之一被毁。^②美国和平研究所评估，截至2023年底，俄军伤亡人员31.5万人，其中阵亡人员在6.6—12万人之间，损失“各类装甲车辆”约8800辆，黑海舰队20艘船只遭到损毁。^③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评估，俄已损失约2900多辆主战坦克，接近俄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时的现役坦克数量。^④

美国借援乌深度捆绑乌克兰，在与俄围绕乌克兰的争夺中再次占据上风。美乌高层保持密切的联系，拜登和泽连斯基密集通话，在双多边场合频繁会面。美乌军方在战术、行动、战略层面保持日常磋商，讨论战场形势。

^① David Vergun, “Official Says Without U.S. Funding, Ukraine’s Defense Will Likely Collap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16, 2024,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679991/official-says-without-us-funding-ukraines-defense-will-likely-collapse/>.

^② Helene Cooper, Eric Schmitt, and Thomas Gibbons-Neff, “Mutual Frustrations Arise in U.S.-Ukraine Allianc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3/07/us/politics/ukraine-us-military-frustrations.html>.

^③ Mary Glantz, “Ukraine War Takes A Toll on Russia,”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March 11, 2024,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4/03/ukraine-war-takes-toll-russia>.

^④ Robert Wall,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4: Editor’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https://www.iiss.org/publications/the-military-balance/2024/editors-introduction/>.

美国参联会主席与乌军总司令一周联络多次，双方参谋人员每天联络。驻欧美军司令卡沃利经常会见乌军总司令。美设立军援顾问团，负责物资调配和训练，与乌军保持日常交流，对乌军灌输美国价值观，确保乌军掌握在亲美军人手中。

美国军援使乌军自动淘汰原有苏式装备，接受北约作战理论，提升与北约标准的互操作性。美乌加强了国防工业合作。2023年12月6日，美国商务部举办“美国—乌克兰防务产业基础会议”，召集了大约350名美国、乌克兰、欧洲产业和政府代表，讨论增加武器生产，加强乌国防产业基础。^①美对乌军援与经济援助同时推进，帮助乌政府维持运转。美国加大监督对乌援助的落实情况，倒逼乌实施军事改革，支持乌国内反腐败、媒体及公民社会组织建设，推动乌向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转型。

美西方持续对乌军援，对危机火上浇油，使欧洲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分裂，导致美西方与俄关系彻底破裂，原有的欧洲安全秩序趋于瓦解。美国对乌军援及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增大了俄罗斯、朝鲜面临的战略压力和不安感，客观上推动俄朝走近，东北亚地区形成了美日韩为一方、对阵俄朝的局面，强化了阵营对抗和风险外溢。

(二) 援乌助力美国重振国防工业，加剧了全球军备竞赛。美国援乌拨款的资金绝大部分留在美国，为其军工产业注入了巨额资金。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评估，在2022—2023年的1130亿美元补充拨款中，680亿美元流向美国，占比60%，从而使美军和美国工业界受益。^②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发现，美国117条生产线为乌克兰制造武器，这些生产线

^① “Fact Sheet: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s New Action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Co-Production between U.S. and Ukraine’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s,” White House, December 6,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2/06/fact-sheet-the-white-house-announces-new-actions-to-strengthen-cooperation-and-co-production-between-u-s-and-ukraines-defense-industrial-bases/>.

^② Mark Cancian, “Most ‘Aid to Ukraine’ is Spent in the US. A Total Shutdown Would Be Irresponsible,” Breaking Defense, October 3, 2023,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3/10/most-aid-to-ukraine-is-spent-in-the-us-a-total-shutdown-would-be-irresponsible/>.

分布在美国31个州、71个城市。^①2024年美国对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资金600多亿美元，约80%资金将流向美国，用于填补美军库存损耗及资助乌克兰从美国购置武器装备。^②

在对乌军援和欧洲国家军事订单的双重刺激下，美国防工业迎来急速扩张的良机。其一，美国对国防工业的投资猛增。美国在35个州投资约270亿美元，为乌克兰生产防空系统、弹药、战术车辆等军事装备。^③《2023年国防授权法》授权签订多年期弹药采购合同，其中在“爱国者”导弹、远程反舰导弹等关键武器的多年期采购方面投资247亿美元，2025年远程反舰导弹的采购量较2024年增长70%以上。^④2024年3月，美国防部在2025财年国防预算中申请了创纪录的3107亿美元用于国防研发和采购，^⑤优先考虑支持航空及相关系统、造船和海事系统、导弹和弹药、天基系统等，海军、空军成为资金分配的主要军种。

其二，美国大力提升国防工业产能。美国防部成立“弹药工业基础深潜”（Munitions Industrial Base Deep Dive）小组，负责加速武器生产。美国主要军火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计划将“标枪”导弹的年产量扩大至2400枚，2026年底间达到3960枚。在2024年拟交付1万多枚多管制导火箭系

^① Marc A. Thiessen, “Ukraine Aid’s Best-kept Secret: Most of the Money Stays in the U.S.A.,”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9,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11/29/ukraine-military-aid-american-economy-boost/>.

^② Marc A. Thiessen, “Here Are the U.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Benefiting from Ukraine Aid,” *Washington Post*, April 18,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4/04/18/ukraine-map-districts-weapons/>.

^③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t the Ukrain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onferenc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6,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3609023/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t-the-ukraine-defense-indus/>.

^④ “Remarks by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Kathleen Hicks ‘Why America Needs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2024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 Summi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20, 2024,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3713091/remarks-by-deputy-secretary-of-defense-kathleen-hicks-why-america-needs-the-def/>.

^⑤ “Program Acquisition Cost by Weapon System,”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2024, p.i,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5/FY2025_Weapons.pdf.

统 (GMLRS), 2025年将该系统的产能提高到每年1.4万枚。^①2023年美国制造155毫米炮弹的产能为每月2万发, 2024年拟增至每月5万发, 2025年将增至每月9万发。^②

其三, 美国积极规划和布局, 加强国防工业供应链安全及创新发展。美国防部发布《保护国防关键供应链》, 加强微电子、铸件和锻件、电池和储能、导弹和弹药、战略和关键材料等行业的国内生产能力和供应链安全。2023年1月, 美国防部发布《小企业战略》, 为小企业进入国防工业提供便利, 促进多样化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2023年9月, 美国防部批准3000万美元的国防制造业社区支持计划, 支持对关键技能、设施、劳动力发展、研发和小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以加强国家安全创新基础。^③2024年1月美国防部发布首份《国防工业战略》, 旨在从供应链弹性、劳动力准备、灵活采购和与盟友合作四个关键领域, 强化建设有弹性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 增强威慑和快速击败对手的能力。^④

美国重振国防工业加剧军备竞赛, 可能使其重新树立打赢“两场战争”的信心。由于实力下降及深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因素, 美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原则受到广泛质疑。奥巴马政府改为“打赢一场战争, 同时拒止另一场战争”,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延续这一原则, 提出了

① “Lockheed Martin on Track to Increase Production of Weapons Systems,” Reuters, February 16,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lockheed-martin-track-increase-production-weapons-systems-2024-02-15/>.

② Stacie Pettyjohn and Hannah Dennis, *Production Is Deterrence: Investing in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to Meet Peer Challenger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23, p.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production-is-deterrence>.

③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proves \$30 Million in Grants Under Defense Manufacturing Community Support Program,”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25,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536350/department-of-defense-approves-30-million-in-grants-under-defense-manufacturing/>.

④ “DOD Releases First Defense Industrial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12, 2024,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644527/dod-releases-first-defense-industrial-strategy/>.

“战时击败一个主要大国侵略，威慑其他地方的机会主义侵略”。^①本轮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加大国防工业投入，着眼应对大国博弈背景下可能出现的高强度冲突。兰德公司专家拉斐尔·科恩认为，美国可凭借提振国防工业在与一个主要大国开战的同时，通过国防工业支持代理人战争，赢得另一场大国战争。^②美军通过将老旧的武器系统提供给乌克兰，补充新装备，实现了美军装备的升级换代，有利于美做好应对大国冲突的军事准备。

（三）援乌带动美国加大对亚太投入，加剧中美地缘博弈。伴随本轮乌克兰危机，美国及其盟友散布“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叙事，炒作“中国威胁”。美国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另一只眼睛紧盯中国动向，加大对华军事威慑力度。

一是美国积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实战准备。美国将亚太视为“关键十年”的重点作战区域，加强美军在该地区的灵活快速反应及相关后勤、基础设施建设，重新优化海军陆战队，增强机动、远程作战能力，强化“多域作战”，重点针对第一岛链加快陆军多领域特遣部队建设、部署。^③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乌军援以陆战装备为主，对亚太地区则以海、空作战为主，乌克兰危机后增强了备战的紧迫感。

二是大幅深化其亚太同盟安全合作。美国积极推动美日韩、美日菲、美日澳、美英澳等小多边合作提质升级，发挥同盟合力。美国加强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军事部署，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强军队的互操作性，为日本提供“战斧”巡航导弹，与澳大利亚、英国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① “Summary of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2018, p.6,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7, 2022, p.1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

^② Raphael S. Cohen, “Ukraine and the New Two War Construct,” RAND, January 5, 2023,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3/01/ukraine-and-the-new-two-war-construct.html>.

^③ “The Decisive Decad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t the 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3,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3235391/the-decisive-decade-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t-the-r/>.

(AUKUS) 框架下加强国防产业合作。美国纠集盟友和伙伴,加大对台政治支持和军售,为“台独”壮胆,使台海局势动荡不定。

三是持续推动北约亚太化。本轮乌克兰危机以来,北约亚太化势头不减。北约连续三次邀请“印太”伙伴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人参加北约峰会。在2024年7月北约华盛顿峰会上,北约与“印太”伙伴在支持乌克兰、网络防御、应对虚假信息挑战、人工智能四大领域开展合作。^①北约也加强了与“印太”伙伴的双边合作,与日、韩、澳分别达成“个性化定制的伙伴关系计划”,在网络防御、混合威胁、海上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北约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了联合训练,日本向北约海上司令部派遣联络官员。韩国设立了驻北约外交使团,与北约加强政治对话,在军备控制、防扩散、防核生化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

美国纠集亚、欧盟友,在乌克兰危机上一再抹黑、污蔑中国,渲染中国军力发展,充满冷战思维和好战言论。美国加强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强化同盟体系、推进北约亚太化,遏压中国的意图明显,势必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

(责任编辑:吴兴佐)

^① “Fact Sheet: The 2024 NATO Summit in Washington,” White House, July 10,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7/10/fact-sheet-the-2024-nato-summit-in-washington/>.